

第一章 表現主義文學的主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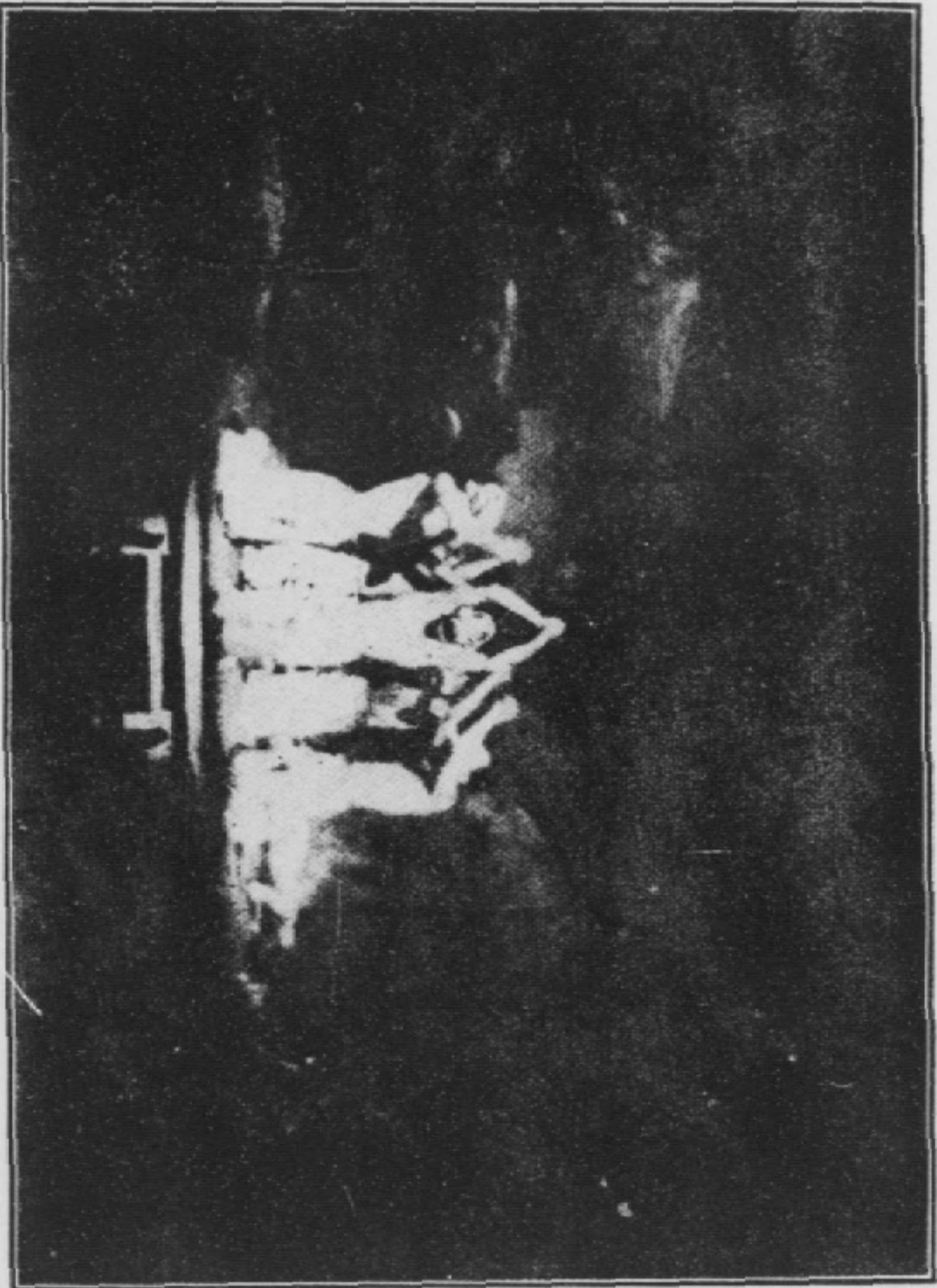
一 戰前的德國文壇狀況

文藝的潮流，從一種遷到他一種的時候，使前潮流包含的種種傾向，漸漸的發展，自然會形成與以前的文藝完全不同的東西來。再一般年青的詩人們，對當時的文藝感着不滿，非從根本改造不可，成了一種力爭的形式。關於近代澈底的自然主義，從內的細微的描寫變至象徵主義新浪漫主義，那是前例的趨勢；所謂十八世紀德國文學界的狂騷突起（*Sturm und Drang*）的運動，乃是後者代表的實例。表現主義，也是屬於後例的運動。不單是文藝的，乃是主張政治經濟及其他社會一切的制度，更明顯一點說，就是人類與物的精神的再生（*Christliche Erneuerung der menschheit*）不過說到表現主義，用例只限於文藝運動，講到實際社會運動，多用活動主義（*Aktivismus*）以示區別。原來所謂改革運動，文藝運動，在作品

裏都是主張從同一的精神出發的。僅是以理想爲理想的主張，不是用直接力而去實際化。

德國表現主義的運動，從一千九百十一年在柏林的行動（*Aktion*）雜誌出刊的那年起始的。要從歐羅巴文壇的全體說來，可以說起於史特林堡（*Strindberg*）的 *Nach Danstus* 的完成。再數數外國的先驅者罷。如維特曼（*Whitman*），威爾蘭（*Vorländer*），科勒特（*Glaude*），基得（*Gide*）羅蘭（*Rolain*）等，都是很重要的人物。在德國文學說起來，受首先標榜自然主義的哈普托曼（*Gottart Hauptmann*）的影響也很大。再舉西勒（*G. Buchner*）的 *Woyzeck*，可以說是表現派的祖先。總之這等內外的先例，仍離不了環境的關係。所以一種新文藝的起源，是脫不了時代的變遷與國內的狀態。

表現主義的詩人們，大抵是千八百九十年前後所生，受了從世紀末到新世紀初期的獨逸國情所生的深深的印象而成長，因爲這次世界大戰的經驗，另構成一種



格林 (R. Goering) 的海戰
演於日本築地小劇場

獨特的世界觀。但世紀轉換期之德國，果能解釋青年的煩悶，滿足青年的慾望嗎？在外面看起來，民力很充實，兵備很完成，所謂文物燦爛之邦。深深的精神生活裏面，這次大戰的結果，一般青年，已感着文明的破壞，已醒了科學萬能的迷夢，視現世界爲萬惡之窟，想改建一理想之世界。欲證明上面的話，並不困難。新時代的詩人，在大戰以前，豫先有這種感想的也很多，如威甫爾（Werfel）哈林曼（H. Mann）等，就是很明顯的例。

尼采揮着他的大筆，批評世紀末的德意志文明，罵倒睡眠在物質下的羣盲，狂呼自我的覺醒。這種呼聲，也是豫言之一種。他的主張與當時文藝的思潮，影響很大。可以說尼采的自我的覺醒的思想，確實是壓倒徹底自然主義的先聲。當時的哲學，唯物論實證論盛行一時。在格林（Goring）的海戰（Seechlacht）裏面有個人說：

1 我的父親不知道這樣的事情，除懂一些有利益的物質上的東西以外，就什麼

也不知道了。他的腦髓，好像狗鼻子一樣。

他這些話，就是指這個時代的。所謂解剖頹廢派時代的學者施彭格勒（Spengler）這個人，想大家都是知道的，就是與他同一樣的見解的學者，其外也有很多。如 Walther Rathenau 這個人，曾著有時代的批評一書。他對於這個時代病的診定，加了一個『精神的機械化』（Mechanisierung des Geistes）的病名。排斥科學的權力的時代的偶像，他的特色，就是時代的覺醒，精神還原。其外如 R. Huch, R. Lewitz 兩人，曾有同樣的主張。在此地不多舉了。

當十九世紀的中葉，所謂國家覺醒的德國人，依科學之勢力，工商業之發展，竟然超先進之英國而上之，這是我們所看見的事體。在這個反面，可以說是背叛德國本來的精神主義，謳歌物質的文明，迷戀科學萬能的玄夢，全然放擲保守的固有的美風。O. Walzel 說：德人醉心英米人職業 Geschäft 萬能，忘了精神的修養。這是說盡了當代德人社會的狀態。以前曾因一個劇場的興廢，關係國民的大問